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Y8
1873
v.34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38/62
ASIAN C 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

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邪若進兵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爲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鎭彭城爲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溼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

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屯久
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
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
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
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
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
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
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
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
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

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

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瑯邪王

屯潁川以備宋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
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
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碻磝
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
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
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
皆棄城去到彥之畱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
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將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
於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
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

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旣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鐘虡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脩完糧

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旣立牽鐘未晚聳夫從之旣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甲午魏

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犇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

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淸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犇湖陸靑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鎭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

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
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
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
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
藏武庫爲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淸水救滑臺魏叔孫
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
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
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

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

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犇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 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

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戸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

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
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
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婚帝依違答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於魏 六月魏主
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
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 冬十二月魏
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
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

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淸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
騷動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
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
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衞霍自非大田淮泗
內實靑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
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
則彼必輕騎韓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
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
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
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淸野以

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衞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

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簳利鐵
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
之師遠屯淸濟功費旣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
卽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
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
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
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
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
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

禪書上恱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

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
戸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
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
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
相接憲銳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
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
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鎭彭城
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
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
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

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犇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眞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眞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

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

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眞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掘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

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斫營使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咒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

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

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
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
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
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
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
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幷
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
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
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
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爲掎角

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爲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

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
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
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
卽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
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
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
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
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
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
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

夏誕許之乃自豊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犇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

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眞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

魏主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眾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眾傷疲願以屠城爲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

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
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
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
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
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
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
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
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
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

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眞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

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酉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酉城文恭為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趨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謂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

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

死者甚衆生降三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
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
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
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
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
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
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
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
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
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

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眾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眾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眾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眾欲南依卑林以自

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犇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趣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勖欲席卷犇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

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
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
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
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
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
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
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
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
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
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明日魏主使

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
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
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
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蹔
悉備守乃邊鎭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
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又
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
何爲怱怱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
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
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

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

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立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

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

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

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

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既破崇
之等一攻城不拔卽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
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
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
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内外戒嚴丹陽統内盡戶發
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
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
亘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鎭石
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
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

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以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卽噉之幷大進酃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

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
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
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
王在阸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
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
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
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
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
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

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

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

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之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幷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

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
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
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
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
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
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
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
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
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
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

鎭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鎭軍將軍武陵王駿

爲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保聚鎭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鎭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

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
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秽民可
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
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
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犇魏
其子軌爲魏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
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
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爲中
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
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

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鎭義陽秀爲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弑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

動上不從偃尙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以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奬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靑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

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
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
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
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
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
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
若能成功淸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
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
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
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 諸

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丞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丞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丞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

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洹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於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

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
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張溥曰文帝元嘉七年興師北伐魏碻磝滑臺
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軍色喜王仲德獨
憂其河冰旣合必復南來旣姚聳夫敗於安頡
到彥之聞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焚舟棄
甲步趨彭城檀道濟師捷高梁亭猶以食絕還
旆蕭思話劉振之等望風引卻敗降相屬然後
遣使通幣折而求和策已下矣元嘉政令鮮失
佛狸亦性不好殺十餘年間邊境無事可不言

兵乃王玄謨獻策用師袁淑進說封禪帝又無
故開兵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無日不戰遂至
郡縣赤地春燕巢林前鑒不循後禍彌酷齊桓
復九世之讐漢武洗白登之辱不聞如是顛覆
也龐季明七十老人身入長安招合夷夏關中
豪傑四山羌胡蠭起應命柳元景進克陝城薛
安都斬其將張是連提王旗北指眾呼萬歲由
此戰勝而言文帝經略中原非迂也王玄謨既
敗遽召元景等還使劉康祖戰死王羅漢被擒
失策之中又有失焉兩軍得失決機將帥千里

轉戰事不由中帝志存河南而不知擇帥將出凶門而責以君命何異放跛犬逐狡兎驅駿馬而縶其足也即玄謨初出兵時魏王買德棄碻磝避申元吉張淮之棄樂安避崔猛宋兵方鋭魏所震也玄謨頓刃滑臺貪愎好殺不綏河洛歸民而征求黎布將成之功隳於一旦蕭斌欲奮刀斬之宜矣檀道濟歸廷尉魏人不憚吴子裴方明有仇池功而死佛狸遺書訾笑大帥一跌數世不復師貴丈人惡小子彼江湛徐湛之皆不足語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四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

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僑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

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爲高陽王旣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

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

門賈周等就弒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旣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

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張溥曰宗愛不知所繇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魏太武聰明威靈夷狄賢主獨信任愛爵郡公齊桓公尊管仲不能違豎刁其後五子爭立尸蟲出戶君子見微知著惕然堅冰魏主之禍伏於正平元年賢如崔浩高允不聞諫諍殿廷斥愛就下位供掃除其國無人哉太子晃主之長子賀夫人所生五歲明慧強識長好

經史通大義主所奇愛既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請速進擊掩不備劉潔尼之後獲虜候騎云畏追北走主深恨不用太子言益親重使監國斷萬幾愛嶮暴非法太子所惡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任事東宮與愛不睦愛構成其罪斬於都街太子憂死久之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弒主永安宮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尊親無以加也刑餘闒茸威福過恣間制其命始賊太子江充之迫戾園也繼而弒君李兌之餓主父也賤人再逆率土怨痛廟堂晏如無執

簡書弑沐浴討賊者豈春秋之法不施於蠻貊歟愛殺秦王翰立吳王余後余疑愛謀奪其權愛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彼惟殺主而不忌立主而不疑一國君死一國君生生死直一夫也令東廟之甲不發劉尼之言得行愛可沒齒無患否則又擁皇孫詡定策矣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渴侯抱濬入平城即帝位具愛周五刑夷三族罪人放而復得三綱絕而復明惜也不先行於太武初變秦王未死之時君子謂有逸罰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五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太子劭弑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卽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太子戊午大赦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太子劭妃

十六年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

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鸚鵡先與天與

私通既適懷遣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刺史出鎭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己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鎭江陵上許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

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三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爲荆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旣除荆州乃聽入朝

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旿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旿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

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 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

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

秉燭繞壁檢行處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爲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眾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

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
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
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
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
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
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
患不克但旣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
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
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
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衞從如常

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

不早啓暇未及答卽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旁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衞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衞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

府舍人朱灋瑜犇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灋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灋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

此令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
劭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
由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
尙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
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
及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
赦改元太初卽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
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爲尚書僕射
領軍將軍以何尙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
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

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弑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

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爲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爲太保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

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燁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燁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顔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鎭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

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竣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爲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爲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

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劭欲相
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方翼贊京輦而子弟波
迸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
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乙未武陵
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顔竣移檄四方使
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
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畱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
刺史蕭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爲青州刺史
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
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

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爲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兇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弒逆冤酷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

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尙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爲皇

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

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驍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鋭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

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
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
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
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爲丹陽
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
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
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
先衆南犇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綦爲湘州刺
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於鵲頭宣城
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

釁逆謟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卽以爲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爲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

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巨珍孫殺之舉郡應誕
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於溧洲王自
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
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
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
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
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
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
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
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

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埶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爲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犇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

江夏王義恭單騎南犇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
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
馬封鍾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以濬爲南徐州
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
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
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
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卽位儀注已巳
王卽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諡
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爲太尉錄
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

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爲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爲右僕射柳元景爲侍中左衞將軍宗慤爲右衞將軍張暢爲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爲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於瓜步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

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犇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岡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犇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服於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

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

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瀦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褚湛之之南犇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

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爲皇太后太后丹陽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爲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將軍偃爲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

黃門殷沖等既誅人爲之寒心帝以尚之僾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僾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

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爲公侯　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荆湘二州刺史愷爲宜

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爲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孝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　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丙子立皇子子業爲太子

張溥曰劭始生三日文帝往視之無風墜幘濬將產之夕有鵩鳥鳴於屋上兩人窮奇怪異先見天產不祥其有懼心乎袁皇后初生劭惡其形貌欲不舉帝撥幔禁之世謂其自掇戎毒然叔向之母能知伯石豺狼不能殺伯石卒喪羊舌氏大夫廢興其猶有時變出天子宮室豈復人力哉濬生而母死潘淑妃養以爲子愛濬特深濬不念也劭弒帝殺潘淑妃剖視其心濬反謝劭云下情所願梟食母獍食父劭濬兼之合殿之變君子曰固也嚴道育奚官賤婦能爲巫

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與之善稱於公主託
善蠶召入宮劭濬惑事之遂與歌儛詛呪帝左
道之爲禍也其始僅婦女之玩流珠之異旣矯
誣逆行臣弒君子弒父頌言可爲文帝平日不
簡敕二子巫風蔑聞及王鸚鵡出嫁陳天與領
隊始誚讓太子後事敗又不忍罪蔽所愛而厚
其毒皆帝自爲也道育變服匿東宮復隨濬出
入帝急捕不得以天子之尊不能加一巫婦人
巫婦人何能爲挾愛子而重也帝謀廢劭賜濬
死久不自決徐湛之江湛各欲立所親助爲猶

豫謀未成於秉燭刃已發於東堂語云需者事之賊也文帝殺子而不斷江祏置君而不成敗猶一轍也袁淑王僧綽咸爲帝死忠矣然淑辭登車不能討賊僧綽勸帝裁兒委蛇僞命惜哉義而不勇病亦在需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六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南郡王之叛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旣至江陵卽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以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

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荆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湓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得天下之半

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畱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

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救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

丞相名質平西朱令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督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衞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

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兖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眾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慆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之貳於己乃

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
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
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
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祖歡
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犇魯爽義
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
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
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
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甲
中以朱脩之爲荆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

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鎭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犇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犇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幷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𦚧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勇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於采石王玄謨以臧質眾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

人取南洲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

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洲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

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眾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

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
其衆皆降散己未解嚴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
舍載伎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
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
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
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
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
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
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幷誅其黨
樂安太守任薈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

儒仲儒驥之兄子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令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

欲從秀去乃攜息㥧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守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荊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爲重鎭甲兵

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旣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爲便上從之旣而荊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　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令丞相義宣

自爲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幷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尙之上言賊旣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上乃原之

張溥曰武帝七男少帝義眞爲徐羨之等所弒殺義義康義季皆死於文帝之時孝武正位所存獨江夏王義恭南郡王義宣耳初孝武討元兇

義宣遣徐遺寶率衆三千助先鋒稱有功事平論敘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封子謚母所欲必從乃臧質妄言異圖旋起舍逸樂而趨禍患抑何愚也質少輕薄無檢爲文帝所嫌旣屢居名郡涉獵文史有氣幹好言兵卽見大任至封溲便與魏太武爲臺格購斬佛狸長圍衝車盱眙不下壘翟之守勇猶過之文帝崩問至立時舉義與薛安都程天祚等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魯爽祖父歸魏爽使酒得罪太武始與弟秀南還討劭之役爽與有勞兩人皆可無反驟而狂

獗不聞三思蓋質起義陽口時心所推奉者獨
義宣孝武事成非彼所期卽奉義宣亦利其闇
下可制易於自爲非眞欲北面臣事之也義宣
內憤閨庭外惑游說蜜治舟甲剋期孝建元年
秋冬舉兵會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遣府戶曹
送版補義宣天子以臣叛君聚族耀師談笑俄
頃不啻手搏其稱師也無正名其舉事也無定
謀直數妄男子揭竿爲戲豈待魯秀癡人之歎
知其必敗哉薛安都躍馬刺爽時人比於漢關
羽之斬顏良義宣臧質聞而色沮義恭致書義

宣以質方靈寶牢之義宣始疑質劉諶之顔樂之相惎間質策皆不行繇是質頭入武庫義宣父子以獄戸誅興師命將卽以義振任人而疑事必背裂羣叛烏聚復自猜貳亡無日矣義宣跳身江夏翟靈寶魯秀竺超民等勸其治兵繕甲更圖決戰義宣昏沮不出衆遂離散大勢去者斂不復合鋒鋭盡者發不復利人笑爲孤雛而我自視爲鷙鳥齊建卽壘項籍江東猶或難之義宣其何能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六